

## 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劉公案－羅鍋軼事 第六回 景州地旋風攔輿 瞎潘三賄賂伴作

室明室暗雖相異，方寸常存不可欺。 莫道天高鬼神遠，要須暗裡自家知。

卻說劉公、和珅在良鄉縣分手，和首相先行去了。劉公在公館改扮雲遊老道士，人馬執事在前先行打公館。劉公在路慢行，訪查民情，走過寶店琉璃河，來至涿州北關石橋，入了公館歇息。

次日用完了膳，又穿官服乘轎前行，出了涿州南關，竟奔河間府三角店，出新城南關南走白溝河，過了雄縣十二連橋趙北口，在鄭州鎮打公館歇宿。次日走任丘縣、二十里堡，至河間府商家林打站畢，過了獻縣，南走富莊驛，又至阜城，穿城而過，人馬執事前導，來至景州北關外大路上，劉公在轎內閃目觀看，景州的地面風俗人情，來來往往，客旅經商，心中暗想：「大約這景州地面，必然安泰。」

正然思想，忽然有一旋風，上柱天下柱地，將轎頂刮落在地。劉公在轎內，心中詫異，眼望旋風說道：「你這旋風若有冤枉之事，速在本部轎前轉上三轉，本部堂方准了你的冤枉。」

忽見旋風連轉了三轉，大人已知此中必有冤情。遂吩咐張成隨著旋風頭行，大人的轎子隨後跟定，只見旋風奔西南而去。及至西南，見有一座新墳，旁有一少婦，生成的俊俏，渾身穿著重孝服，在新墳前燒紙奠酒，只哭得令人可慘。就見旋風一轉，風入了新墳內。這少婦的孝衣被風颳起，露出內裡大紅的襯衣，大人一見，暗暗點了點頭，心中就有幾成明白，吩咐：「落轎。」

從人搬過行坐。遂吩咐：「劉安速到景州去傳州官前來見本部堂。」劉安答應，扳鞍上馬，夠奔景州城。大撒一轡來到景州衙門，在馬上一聲喊嚷：「吠！衙內人役聽真，現今吏部尚書劉大人奉旨赴山東查辦民情，今在景州北關郊外，令景州州官速去迎接。」言罷，圈回馬而去。

眾人役哪敢怠慢，急急往裡通報。知州劉齊賢聞報急忙吩咐：「備馬。」隨即乘馬，眾多衙役書吏相隨，不多時出了州城，來至北郊。見有一簇執事人馬，如一窩蜂來至近前。劉知州棄鐙下馬，走至劉吏部面前，身打一躬，口尊：「大人在上，卑職景州知州劉齊賢給大人叩頭。」參拜已畢，一旁侍立。劉吏部道：「貴州尊，本部堂奉命查辦山東，路過此地，遇見少婦上墳，身穿重孝，內套紅衣，又兼旋風攔輿，其中必有冤情，貴州可上前代本部堂訊問，他家鄉住居名姓？墳內是他什麼人？因何病而死？」劉知州應諾退下來，遂問三班人役「爾等可有人認識此少婦的嗎？」忽見州役侯登山愣裡愣掙跑上前跪倒，口尊：「大人，小人認識此少婦，娘家居住三里堡，婆家家住蒲家灣，此少婦黃氏，名愛玉，人稱大姐。他丈夫名丑鬼蒲賢，只因丑鬼蒲賢病故，黃氏前來上墳。」大人問：「你喚何名？」

州役回答：「小人名喚侯登山。」大人說：「你去將蒲家灣地方傳來。」侯頭答應下來，竟奔蒲家灣。正愁有三里多地之遠，可巧在半路遇見，說：「那不是潘三嗎？」地方潘三說：「正是我，有何公事？」侯頭說：「快隨我去見大人。」不多時二人來至大人面前跪倒，說：「蒲家灣地方給大人叩頭。」劉公吩咐：「將上墳的少婦給本部堂傳來。」

地方潘三答應：「是。」遂來至新墳前一看，原是黃愛玉，不由心中一驚，暗說：「不好，此案要犯，黃愛玉同姦夫謀死本夫，我圖了他八吊錢。這劉羅鍋子比不得別的官長好說話，這個官長又古董又好管閒事，若將此案判斷明瞭，連我潘三也活不成。」

無奈走近新墳前低聲說：「愛玉你別在此狼嚎了！多管上不了墳，非今日上墳不可？現今北京來了吏部尚書劉大人，從此經過，見你外穿重孝內穿紅衣，心中不悅，令我喚你轎前回話，你可小心些，這劉羅鍋子比不得別的官長。」黃愛玉聞言，將眼皮一翻說：「過路的官管不著我。」潘三說：「你說話不對，這天下的官就管天下的民，快隨我去見吏部大人，你要小心些。」黃愛玉只得站起身，抖了抖身上的土，來至劉吏部面前，雙膝跪倒，說：「給大人叩頭，將奴喚至面前有何話說。」劉公見此少婦並不嫌官，遂問道：「這一少婦家住哪裡？姓什麼名誰？」

新墳內埋的是你什麼人？黃愛玉未曾說話，落下淚痕。答道：「大人，小奴娘家姓黃，住在三里堡，婆家居住蒲家灣，奴名黃大姐。此墳內所埋是奴丈夫蒲賢。」大人問：「你是結髮夫妻？」

是半路夫妻？你丈夫因何病而死？黃愛玉說：「是結髮夫妻，過門有三年，公婆皆已下世，夫妻日日艱難，丈夫終日不務正業，奴家終日紡織，並無怨言。事到其間，難已隱瞞，那夜夫妻同牀而眠，小婦人勿庸明言，大人心明如鏡，奴家丈夫一時口渴，喝了一碗涼水。」大人問道：「你們即是恩愛夫妻，就該攔他莫喝涼水，即是得病，也該請醫診治才是。」愛玉說：「小婦人一時睡沉，醒來知曉，他已喝完，及至得病，請的是王半仙診治。醫言寒已太甚，難以治好。天交發亮，人已氣絕。次日用五兩三錢銀子買了一口木棺，盛殮。因已將房典出，靈柩不能久停，今日方埋了三天。奴來祭奠圓墳，就遇大人路過此處，此是小婦人實言。」大人問：「既是結髮夫妻，你丈夫剛死三天，你穿重孝禮之當然，為何內套紅衣。」愛玉聞言，跪爬半步，叩頭，口呼：「大人，想情小婦人的丈夫素日不務正業，終日賭錢，將地畝輸淨，又將奴簪環首飾典賣，這件紅衣是小婦人娘家之陪送，年裡月裡捨不得穿，家中又不敢放，寄放在鄰捨家。小婦人今三天圓墳，偏偏小婦人身上不爽，無奈將此紅襖套在裡邊遮寒。奴若早知穿紅有罪，凍死民婦也不敢穿。」

劉吏部聞言，微然冷笑說：「好一狡猾之婦，竟以巧言掩飾，現有旋風攔輿，其中必有冤情，本部堂定破土開墳驗屍。」愛玉口呼：「青天大人既要開棺驗屍，小婦人也不敢攔擋，可有一件，若驗出傷來，小婦人領罪，若驗不出傷來，大人當何如？」

劉吏部冷哂說道：「本部堂若驗不出傷痕，必然丟官罷職。」遂吩咐人役快去破土開墳。眾多人役跪稟：「現時無有鎬鍬，難以開墳。」劉吏部忙喚地方潘三，去傳鄉民帶著鎬鍬前來開墳。

潘三答應，站起就走，心內暗想：「開棺驗屍，若驗不出傷來還則罷了，若驗出傷來，此案關係著八條人命，我且不上蒲家灣，先上州城張武舉家送信，後上蒲家灣喚人，想罷竟望州城而去。」

自覺身後有人揪住他的發辮，扭項回頭一看，原來是兩個上差，張、王二人揪他發辮，忙陪著笑臉，說：「二位上差，揪我發辮為何？」張、王二頭齊問道：「大人派你到蒲家灣傳鄉民，為何你向南走奔州城去？」潘三聞言，腹內一轉，有了主意。遂笑著說：「二位上差有所不知，適才州大爺派我進城傳伴作，故此繞一個小彎，再到蒲家灣也不遲。既是二位上差令我上蒲家灣，我先到蒲家灣，後再進城傳伴作。」不多時三人來至蒲家灣，潘三喊嚷：「眾位鄉親，你們快出來罷，咱這灣裡有了事哩。」眾鄉民一聞此言，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皆都出來問地方潘三：「咱這灣裡出了什麼事？大驚小怪地喊嚷。」潘三說：「咱這村內的蒲賢不是用三十吊錢買了三里堡黃家大姐為妻嗎？這黃大姐嫌蒲賢醜陋，今日吵，明日鬧，前日蒲賢得病已死。今日黃大姐圓墳去了，偏偏遇見劉吏部從此經過，見黃大姐身穿重孝，內套紅衣，心中疑惑他丈夫死的不明，欲破土開棺驗屍，命我前來喚你們鄉中年壯人十數名，帶著鎬鍬前去破土開墳。」眾鄉民聞言，面面相覷，皆都納悶。

一人說：「昨晚我倆還在一處抽煙說閒話哩。」那人說：「是多暫死的呢？」內中有一人低聲說道：「你們皆不知蒲賢，自從買了黃大姐，日日吵鬧，內中就有了醜事了。」這人問：「你怎麼知道？」那人說：「那晚看見西關武舉姓張名英，字培元。此人年長三十二歲，家中豪富，好鑽狗洞，常常至二三更時，推蒲家的大門，我上前一問：『你與蒲家係親麼？』他言道：『不係親，我來向他家取印子錢。』故此我心疑此事，黃大姐必與張武舉有苟且之事。蒲賢死，咱可知不到怎麼死的！」

大眾說：「既是官府呼喚，咱們大家取了鎬鍬一同前去，一來去破土，二來看熱鬧。」不多時，皆配齊備。潘三說：「二位上差，你領著眾人前去破土，開墳。我去傳伴作去。」張、王二頭說：「快去快來。」潘三回答：「我曉得。」遂邁開大步跑到景州

西關，來至張武舉大門，往裡就闖。門丁攔阻說：「潘三你瘋了嗎？往哪裡闖？」潘三喊嚷說：「不必攔我，我有要緊的事來見大爺。」這張武舉在院內聽見外面吵嚷，走出來一看，原是蒲家灣地方潘三，說：「潘三你又是借錢借當來了？」潘三說：「不是。」遂走近武舉將嘴湊近耳根，低聲將黃愛玉眼下之事說了一遍。張培元聞言一愣，心中發荒，並無主意。潘三見此光景，說道：「大爺，莫要心慌，小人先到墳上，你老揣上兩個元寶，隨後也到墳上，得便將兩個寶銀遞與件作，令他莫要認真驗屍。件作圖了賄賂，必然驗不出傷來，劉羅鍋子必然丟官罷職，你看此計何如？」張培元說：「就依此計而行，你先去罷，隨後我就到。」

潘三一溜煙跑到墳前。只見蒲家灣的眾鄉民拿鋤的，使鎬的，七手八腳正在破開之時，裡面露出一口白茬棺材。劉吏部一見白茬棺材，不由得心中動怒，面上生嗔，眼望黃愛玉說道：「你口稱是結髮夫妻，恩愛情重，為何使一口白茬棺材盛殮他的屍身？」黃愛玉跪爬半步，口稱：「大人，小婦人家業已被丈夫在世時賭錢輸個乾淨，買此一口『材』已將錢花淨，哪再有錢請油漆匠油漆，望乞大人寬恩。」劉吏部吩咐：「將『材』起出坑外。」不知怎樣？且看下回分解。